

上回去南京路“盘点”记忆中的商店,发现许多熟悉的“老字号”或因市政建设,或因业态调整,或因转制破产,没了踪影。比如南京路山东路口、创设于1926年的丽华公司,1894年开设在长东治路、1959年迁至南京路的老日升织补店,开设于1917年的中华皮鞋店,开设于1937年的科艺冲晒等等。失落之中的担忧是:记录这些“老字号”历史的老档案,而今安在哉?

据笔者所知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关部门曾指导南京东路上的商店,包括像海达衫衫店这样的小店都建立了档案、完善了档案管理,但不知现在这些档案的归宿如何。前些年,发明“绿豆烧”制作工艺、有着百年历史的“庄源大酱园”在企业转制中,“绿豆烧”的原料配方、制作工艺、市场营销等档案资料不知去向。南京路上那家著名的照相馆因地下室水管爆裂,一只尘封了近四十年的黄色硬板纸箱被打开,一批珍贵老照片被意外发现,其影像之清晰、技术之优异、保存之完好引起了轰动。这批老照片的归属问题也曾引发多方关注,因为该照相馆是由国企改制为民企的,看来在转制时并没有“发现”这

## 档案的归宿

郭红解

批照片。重提此事,是想提请企业转制时有关各方要注意“发现”档案,并正确解决档案的流向及归属问题。倘若不是意外的“水灾”,那些老照片不知要“隐身”于何时。其实,早在1999年国家档案局和有关部门就对转制、破产等企业的档案归属有明确规定。

多年前,新民晚报一篇关于上海一个大型国企,在行将壮别往昔辉煌、淡出历史之际,党委书记、总经理竭尽全力,带领全体留守人员完成艰难的清理任务的报道,至今让我怦然心动。其中关于档案清理的“善举”,更让我动容:留守期间建立了3450户应收款单位档案;整理了68户下属企业档案;清理了几十年的财会档案,光公司本部应销毁的会计档案就装了400个麻袋,清理后保存的会计档案放进了390个大柜里。此举真是利国利民之举,因为档案是企业全部活动的真实记录和宝贵财富,是企业资产的依

据和凭证,对维护国家利益和职工权益、维护企业乃至社会历史真实面貌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让人欣慰的是,具有这样历史责任和档案意识的企业领导越来越多。近年来,“上海电气”组织对集团内部分国有改制企业档案进行整理,先后将中国第一台造纸机械诞生地上海造纸机械总厂、开发设计制造中国第一根通讯电缆的上海电缆厂、设计制造中国第一台44-13型工业缝纫机的上海协昌缝纫机厂、被称为中国工业锅炉摇篮的上海四方锅炉厂、中国第一台电风扇诞生地华生电扇总厂等10家知名“老字号”企业档案依法向上海市档案馆移交。

其中,创建于1902年的大隆机器厂建馆的档案数量多、内容丰富、载体多样,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大隆机器厂的档案,有记载大隆机器厂创办人、著名实业家严裕棠的档案史料,有上世纪二三十年大隆机器厂工厂碑记、生产经营执照、商标注册,有反映大隆机器厂建厂以来的大事记和厂况厂貌、主要生产设备及产品档案和历年来各类产品获奖证书,甚至还有1902年的工人见习证和工厂门牌号等。市档案馆原先就收藏大隆机器厂相关历史档案,此次移交可谓“珠联璧合”,大隆机器厂的历史得以完美“接续”。这些年来,“老字号”历史完美“接续”的盛况,一再在市档案馆里呈现。

去年6月,市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就有大隆机器厂的相关档案。由此可见,“老字号”档案进档案馆,不仅是一段历史终结的归宿,也是其产生新的社会作用的开始。



在地震的大家族中,还有两种没有受到重视的地震;因为破坏力小,没有造成重大的灾害,媒体也少有报道,所以很少有人知道,这就是水库地震和注水地震。

## 水库地震与注水地震

王乃仙

水库地震与水库的蓄水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,水库刚刚积水时,无震或者发生小震,水满后发生大震,以后慢慢减弱甚至消失。1962年3月19日发生在我国新丰江的6.4级地震就是最大的水库地震之一。

与此类相似的还有注水地震:将水注入地下深处,同样会发生地震,例如,美国的拉罗多州丹佛的东北,一座军工厂为了处理废水,挖了一口深达3614米的深井,开始使用后就发生了地震,而且,地震发生的次数随着注水的增加而增加,注水停止后,地震也消失了。美国系列影片《007》中,有一段故事,恐怖分子试图把湖水注入某城市深处引发地震来毁灭这座城市

市,他们所采用的就是注水地震的原理。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水库库容如超过2000万立方米的话(中型)最好是造好以后分阶段注水以免突然因重量关系而发生水库地震,导致漏水 and 库区山体滑坡。第一次的库容水量最好占1/2左右,待半月后再放入余下的部分,水量应尽量不超过原设计上限,南方地区最好剩下200万到300万立方米的空缺,以便雨季增水。北方地区可少留或不留,遇大雨超过的话可适当泄洪。

与其类似相似的还有注水地震:将水注入地下深处,同样会发生地震,例如,美国的拉罗多州丹佛的东北,一座军工厂为了处理废水,挖了一口深达3614米的深井,开始使用后就发生了地震,而且,地震发生的次数随着注水的增加而增加,注水停止后,地震也消失了。美国系列影片《007》中,有一段故事,恐怖分子试图把湖水注入某城市深处引发地震来毁灭这座城市

**灯谜**

朱彬华  
当场撰写  
(二字商业用语)  
昨日谜面:金榜题名喜弄璋  
(四字学校称谓)  
谜底:高中男生(注:中,考中)

## 改个名就能变成“名校”吗?

江德斌

据统计,二〇〇八年三月至今,全国共有二百五十七所高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,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百分之十之三。

如此热闹场景,不免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。可是在喧嚣表面的背后,却又令人感到困惑,高校集体热衷改名究竟是为了啥?难道改个名字就能变成“名校”吗?

从高校改名的情况来看,基本上是社会追捧什么,高校就顺顺改什么名字,诸如科技、财经、工商、经济等,都是社会热门题材,相关专业也更容易找到社会需求,通过改名来彰显学校定位,既可以在迎合自己的名气,也能借此吸引到社会关注,且有利于招生工作的开展。

应该说,有部分高校改名确实是从实际出发,比如要独立办校、合并扩校等,原有名字已不适合,需要重新命名,这部分可以理解。但更多高校改名则是在盲目跟风。事实上,高校名称并非最重要的东西,决定一个高校地位的并不取决于其名字,而是其拥有的教育实力。

比如在世界知名学府中,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、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等,其名字从建校起就没变化,从未随着时代热潮而改名,但丝毫不影响它们在业界的辉煌地位。可见,高校改名虽不能一概而论,但集体改名的行为,还是不值得提倡,与其一窝蜂脱离实际盲目改名,倒不如沉下心来,将教育质量抓起来。高校改名后不会马上变成“名校”,要想成为众人景仰的著名学府,就得脚踏实地,把自己的基础打牢,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,营造一个良好的口碑。

我已记不清那是第几次去婺源了,那天,我和几位影友驱车行驶在婺北浙源乡的山间公路上,一幅幅风光旖旎,充满古风神韵的美丽画面在我们眼前频频闪过。

## 如月石桥险壑通

卜立寅

在一个小村口我们停下车,大家手拿相机下车后各自去挑选最佳景点。走到溪边的几棵大树旁,郁郁葱葱的参天古树下有一座古朴、不带修饰、用石块垒砌成的单孔拱桥,横跨在匆匆流过的小溪上,连接在两山之间,从光滑的桥面、圆润的石板及布满青苔的护栏上可以看出,这是座历经岁月磨砺,饱受风雨剥蚀的古桥了,偶有赶着牛或挑着担的老表从桥上经过。

“哦,上海来的,欢迎你们!见他很随和,我上前问道:“老乡,这桥有年代了吧?”“是啊,宋朝建的,有千把年了。”他如是回答,停了他转望着古桥,很有感触地讲道:“这里原先没有桥,乡亲们过河很不方便。直到宋朝时,从外乡嫁过来一位漂亮的姑娘,她贤惠、能干。可是,小两口好日子刚开始,就厄运临头,丈夫暴病身亡离她而去了。姑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,她无儿无女,却始终坚守贞节,孝顺公婆,勤俭持家,子然一身直到临终。临终前,她取出了一生积蓄交给了乡亲们,嘱咐在这里造座桥,以方便周边十里的乡亲。桥建好了,而她却走了。乡

亲们由衷感激寡妇的善举,无不动情,众口一词,为桥起名为“寡妇桥”。上千年来,我们已经不知道这寡妇的姓名啥,但我们这儿的村民都一代一代地记着她。”

这时,天突然变得阴沉沉的了,经验告诉我们,若要拍到光影良好的照片已经不大可能了,但我们认真选好角度,端起相机,用镜头记下了这座并不普通的古桥。

我有一位喜欢舞文弄墨、人称秀才的朋友就出生在离寡妇桥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,虽然他举家迁沪二十多年,但看到我拍的这张《寡妇桥》照片时,竟激起了浓浓的思乡情结,他默默地凝视着照片许久,欣然提笔作了七绝一首:

如月石桥险壑通,一湾溪水日斜中,石碣泻玉年数百,风雨难蚀寡妇功。

记忆中那是一九八〇年前后的事。

一次教工大会上,陈校长在务虚讲话后提到一件具体的事:工会想给教工创造点福利,如有可能,将想法采购些木料,给每位教工打一个碗橱。下面的我们,掌声四起。陈校长见状微笑静等掌声平息:“我的意思呢,如有可能,不妨给每位教工打个书橱,因为……”不待校长细说理由,下面就炸开了锅。“阿拉要碗橱!”“书橱?太不实惠了。”“工资一点点,哪有钞票买书!”

开了的锅,终于静止。陈校长拍拍麦克风:“碗橱与书橱,哪个重要,今天暂且不谈了。但,刚刚有老师说,工资一点点,这是事实。然而,我可以告诉同志们,今后,我们的工资不会总是几十元,拿到一百元、两百元,甚至三百元,都是可能的!”哇,刚刚静止的锅,立刻飙升到沸点!“三百元?天方夜谭哦!”“但愿我孙子做了教师可以拿那么多。”“到那时我一定买只书橱。”“陈氏畅想曲,陈氏畅想曲!”

记得那晚,我们是一路笑着走回家的。现在回看,打碗橱还是打书橱,其实是先物质还是先精神的问题。在当年,学者型的陈校长是操之过急了,教师头上的“穷”帽子还未摘,自然应该物质先行喽。然而,我后每进一步的生活提升,都是“陈氏畅想曲”的欢乐变奏。

因书橱而引发的工资预言,早已实现,连我们退休老师都月进四五千了。

陈校长是否知道,在工资渐长的过程中,我一直物质先行精神殿后的。你看,第一次的补发工资我添置了一部缝纫机,结束了常年在邻居家蹭缝纫机的尴尬日子。但喜悦却与惊险相连,缝纫机进了家,却丢了我三四

岁的女儿,丢在了我买缝纫机店的附近。后几经周折被好心的邻居从派出所寻回,问之,女儿答曰:“我寻妈妈去了,妈妈大概又去买缝纫机了。”孩子啊,妈的补发工资买一部缝纫机尚且

## 老校长的书橱预言

桑胜月

不够,还能再买第二部?第二次的补发工资,买的是一架骆驼牌落地电风扇。家住石库门客堂间,夏夜前后门一关,酷热难耐如蒸笼,“骆驼”的到来让全家夜夜安眠。

第三次补发工资到手,我决计买个书橱,尽管我添置的东西还有许多。“那是一个霉期,我兴冲冲地买回了一个书橱,实现了多年的夙愿。霉期买书橱,在我家,实在是一个错误。买来才一月,潮水又不请自来。然而笨重的落地书橱实在难以架起。待我将书从橱内慌乱

搬出,堆在桌、凳、床上后,我们几个老老小小的女将仍奈何它不得。不料想一米八的黄编辑有事趟水进屋,藉了他的力,这才将书橱翻倒在大床上。是夜,书橱、书籍安眠于床,我怀着女儿,依偎着母亲坐在窄窄的条凳上,直至天明。”(摘自我的《命中有水》)那时的我依然高兴,工资加了,书橱有了,陈校长的预言成真了,夫复何求?

现在,我们大家衣食无忧,再不必为先买碗橱还是先买书橱纠结了。《东方早报》有一页辟有“海上书房”,每周介绍一位文化人的书房,书房里的书橱占止一个,那是整面墙、整个屋的书橱的集合与检阅!

熟人的新居,我曾瞻仰过许多家,崭新、气派,应有尽有。特别是现代化的厨房,精致的橱柜撵走了寒酸碗橱。然而我在应有尽有的豪华中悠转,终于生出了缺憾——富裕的主人既没有书房更不见书橱!

前不久,在上海植物园举办的“上海花展”期间,每周六的下午皆有与花卉有关的讲座。笔者有幸,被邀主讲“花卉与灯谜”,并以“花卉灯谜”与听众互动,园方还特备小型盆栽作为奖品。这次讲座既介绍了猜谜的诀窍,又普及了花卉的知识,一举两得,因而颇受欢迎,也给了讲述者很大的鼓舞。

这次的听讲群众多为初次接触灯谜的爱花人士,所以我讲罢灯谜知识后,便尝试以“会意”手法的同底花卉谜开场,让大家如法猜射。例如先出一条:“前后一百二十天,打花名一,谜底为‘月季’(注:一个月30天;一季为90天)。接着就来一条:“晦”,仍打花名一,谜底还是“月季”。“季”,在此别解为“末”,如“清季”(清末)的“季”;“晦”,是农历每个月的末尾,即“朔(初一)望(十五)晦(月底)的‘晦’。又如我用海上保护神的名字“妈祖”为面,打花名“洋水仙”(注:别解为海水里的神仙)。当谜面“海神波士顿”甫一,台下七嘴八舌地报出谜底:“洋水仙”。这里的“洋”作“外国”解,因为“波士顿”是希腊神话里的海上之神。再如不佞以“常熟佳丽”为题,打花名“虞美人”(注:虞,常熟的简称),当我再以影片名“色,戒”挂面,台底下早已异口同声地呼出谜底:“虞美人”。这里的“色”为美色之意;“虞”,作“防备”解。

趁众人已被我吊起猜谜胃口之时,又送上几条较为浅近的花木灯谜,一条是:“大手大脚”打树名“金钱松”,另一条是:“女方择偶标准低”打树名“罗汉松”。前者别解为“用钱出手很松”,后者则作“搜求男人很宽泛”解。还有几条是:“白娘娘迎宾”,打“兔子花”的别名“仙客来”(注:别解为“许仙家里有客来”);“李纨之夫与公子”,打花名“珠兰”(注:贾珠、贾兰,见《红楼梦》);“介绍越剧徐派创始人”打花木“白玉兰”(注:白,说;玉兰,徐玉兰);“疲劳消除”打“紫玉兰”的本名“辛夷”(注:夷,消除);“独酌五茄皮”打草花“一品红”(注:一品,一个人品尝;五茄皮酒,色红);“重男轻女”打“丁香”(注:别解为“男丁吃香”);“名媛”打草花“酸浆”的别名“红姑娘”(注:红,出名)等。

另有几条用植物猜植物的谜,占尽了“本地风光”的优势,因此特别吸引植物园的猜者。例如以“棉桃”打花名“铃儿花”、“仙人掌”打果木“佛手”、“梧桐”打树名“凤凰树”(注:相传桐木招引凤凰,故扣)、“枯柳”打树名“黄杨木”、“郁金香”打“荷花”、“铃兰”打“瑞香”、“樱”打“扶桑花”等。最后的三条粗看令人费解,倘若结合各国国花的内容,则豁然开朗。原来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,铃兰则是瑞典的国花,香,在此作花解。而“樱”众所周知,乃东瀛日本的国花,“扶桑”则可作日本旧称解。



**七夕会**

摄影故事



**谜话**